

杨晓敏 秦 俑◎主编



1978 ~ 2008

中国当代小说大系

第一卷

接触了一位雄辩症病人。医生说：“请坐。”
：“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的不坐权？”
医生说：“无可奈何，倒了一杯水，说：“请喝水吧。”
人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你放心吧！”
病人说：“谁说你放了毒药呢？”
我诬告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还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才是放了比毒药还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并不等于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例如北极，今天天气就刮着大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不住反驳说：“我们这里并不是北极嘛。”
病人说：“但你不能否认北极的存在，你否认北极的存在就是否认北极的存在。”
医生走，你是医院是公……你不可能逮捕我，你不可能枪毙我……
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一梁的写作班子，估计是落下了一种后遗症。
歌手 王蒙 有一位歌手，有一次她唱完了歌，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她在开会的时候说道：“掌声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掌声是美？是艺术？金？掌声到底卖几分钱一斤？被观众鼓了几声掌，飘然，就忘乎所以，就选成了歌星，就坐飞机，唱片，这简直是胡闹！是对灵魂的腐蚀！你不信，果我扭起屁股唱黄歌儿，比她得到的掌声还多！还建议，对观众进行一次调查分析，分类排队，明掌声的无价值或反价值。后来她又唱了一次歌，场掌声雷动。她在会上又说开了：“歌曲是让人，如果人家不爱听，内容再好，曲调再好又有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离开了群众的喜闻乐见，化，就是出了方向性差错，对灵魂的腐蚀！你！”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78 ~ 2008

中国当代小说大系

(第一卷)

杨晓敏 秦 俑 ◎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 第一卷/杨晓敏, 秦俑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80765-022-5

I. 中… II. ①杨…②秦…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62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00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字数 1557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纸张规格 720 毫米 × 1005 毫米	定价 180.00 元(共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编选说明

在中国，小小说可谓“古已有之”，《世说新语》、《唐元话本》、《太平广记》、《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篇什，均可追溯到小小说的源头，但从文体规范上讲，它们仍属笔记、传奇、小品、随笔之列，尚未形成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小说文体特征。小小说作为一种真正有尊严的、独立的文体存在，应该是当代文学史近30年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经过倡导者、编者、作者的共同努力，经过广大读者的阅读认可，小小说从一种民间式的“夹缝文学”，由萌芽发轫到逐步成熟，不但跻身于小说“四大家族”，为新时期的文学读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而且产生了数十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出现了月发行量几十万份的核心刊物，影响了两代人的阅读时尚，催生了令社会各界关注的小小说现象。

我们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旨在总结、梳理和展示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为广大小小说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一部有着至高艺术水准、适合阅读和学习、值得欣赏和珍藏的经典读本，为小小说研究者和评论家提供一部可供参考、内容精当、有典籍意义的小小说作品和理论选集。

本“大系”编选时间范围为1978年至2008年，共分五卷。

前四卷为作品卷，精心遴选323位作家的近600篇佳作。在选稿编排上，强调“真正的艺术创造”，追求作品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统一，注重选择代表性作家和标志性作品，既充分考虑到同一作家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多元追求，又顾及不同作家在整个小小说创作领域所处的位置和影响力，力图较为完整地反映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的 actual 状况。

第五卷为理论卷，分十辑收录40余名评论家的小小说理论与批评作品。相比作品而言，小小说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还未及形成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所以，在选稿上我们兼顾各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和观点，同时避免选题上的重复，力争较全面地呈现当代小小说理论与研究的概貌。

在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得以顺利出版。当然，面对30年浩如烟海的小小说作品和评论，由于编选者视野和水平所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所以，拟在今后以若干年为一个周期，定期编辑出版“大系”的续集，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能给予批评和建议，以便修订增补。

目 录

王 蒙

雄辩症	1
常胜的歌手	2
手	2
讲演术	4
他来	6

冰 心

落价	8
----------	---

刘建超

将军	10
中锋	12
遭遇男子汉	13
朋友,你在哪里	15
老街汉子	17

陈建功

天道	21
----------	----

贾大山

莲池老人	23
邵思农先生	26

聂鑫森

逍遥游	28
大师	31
珠光宝气	33
索当	36

邓洪卫

初恋	39
甘小草的竹竿	41
同学	44
离婚	46
刘三姐	48

莫 言

奇遇	52
----------	----

迟子建

与周瑜相遇 55

刘国芳

风铃 58

黑蝴蝶 59

诱惑 61

一生 63

角色 64

毕淑敏

紫色人形 67

走过来 68

南 丁

亮雨 70

白小易

客厅里的爆炸 73

神交 74

修祥明

天上有一只鹰 77

小站歌声 79

黍地里的秘密 80

何立伟

洗澡 83

永远的幽会 84

于德北

杭州路10号 86

秋夜 88

三笑 90

祝福 93

刘连群

人到老年 95

邵宝健

永远的门 97

木 公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100

墨 白

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 103

戴 涛

神女峰 106

万先生与方女士 108

赵 新

呼噜 110

年集 112

王海椿

雪画 116

狐仙 118

唐小虎的理想 121

曹多勇

山魂 123

美 124

徐建宏

1935年的羊 127

滕 刚

预感 130

姓名 132

蝶恋花 134

赵 冬

教父 137

苏学文

窗口 139

扣子 141

曾 平

- 厂子 144
身后的眼睛 146
洗澡 148

陈源斌

- 命系悬壶 150

高 虹

- 唐家寺的雨伞 152

严晓歌

- 古道 155
卖马 157

沈 宏

- 走出沙漠 160
安琪儿花屋 162

秦 俑

- 我的网恋手记 165
化妆 167
纪念日 169

魏思江

- 推盐 172

江 岸

- 旦角 175
寿材 177

邓开善

- 太阳鸟 180

傅爱毛

- 私奔 182

叶大春

- 岳跛子 184
摆渡老人 185

安 勇

- 花匠老丁 187
一次失败的劫持 189

喊 雷

- 生死抉择 192
鸭趣 193

更 夫

- 天浴 195

刘 平

- 牛魂 198

郑洪杰

- 端州遗砚 201
大姑 203

陈力娇

- 戒毒 206
不朽的情人 208
雪祭 210

薛 涛

- 女孩的暖冬 213
黄纱巾 215
冬天 216

杨轻抒

- 寻找悲伤 219
老人与狗 221

杨瑞霞

- 一只羊其实怎样 223

张卫明

- 儿子睡中间 225

王 伟

- 鞋 228

石 鸣

- 三月花开 229
 非典时期的爱情 232

莫 美

- 父亲画圈 235
 提案 236

易 凡

- 斗鸡 240

闵凡利

- 神匠 243
 行路和尚 245

周海亮

- 刀马旦 249
 请求支援 250

邢庆杰

- 玉米的馨香 253

潘 格

- 开往春天的地铁 255
 往事 257

刘兆亮

- 青岛啊,青岛 260

青 铜

- 刀下留人 263
 李西凉 265

吕啸天

- 一根鱼刺 268

孙学民

- 耳朵 271

包利民

- 山上山下 273

何 晓

- 那是留给雀子过冬的 275
 观鹿山的戏楼 277

黄克庭

- 十年流水账 280

田洪波

- 坐着火车去敦煌 283

安石榴

- 关先生 286

游 睿

- 幸福的轮回 289

鲁永志

- 消失 292

葛取兵

- 差一分钱 295

连俊超

- 春雨 298

杜秋平

- 抉择 301

杜书福

- 假牙 304

白小良

- 大声喊着你的名字 306

晓 立

- 远逝的枪声 308

崔 立

- 贼 310

王 蒙

雄 辩 症

一位医生向我介绍，他们在门诊中接触了一位雄辩症病人。医生说：“请坐。”病人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的不坐权吗？”

医生无可奈何，倒了一杯水，说：“请喝水吧。”

病人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并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例如你如果在水里掺上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病人说：“谁说你放了毒药呢？难道我诬告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还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病人说：“纯粹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在今天都是好天气。例如北极，今天天气就很坏，刮着大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医生忍不住反驳说：“我们这里并不是北极嘛。”

病人说：“但你不应该否认北极的存在。你否认北极的存在，就是歪曲事实真相，就是别有用心。”医生说：“你走吧。”

病人说：“你无权命令我走。你是医院，不是公安机关，你不可能逮捕我，你不可能枪毙我。”

.....

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梁效”的写作班子，估计是落下了一种后遗症。

常胜的歌手

有一位歌手，有一次她唱完了歌，竟没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她在开会的时候说道：“掌声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掌声是美？是艺术？是黄金？掌声到底卖几分钱一斤？被观众鼓了几声掌就飘飘然，就忘乎所以，就选成了歌星，就坐飞机，就灌唱片，这简直是胡闹！是对灵魂的腐蚀！你不信，如果我扭起屁股唱黄歌儿，比她得到的掌声还多！”

她还建议，对观众进行一次调查分析，分类排队，以证明掌声的无价值或反价值。

后来她又唱了一次歌，全场掌声雷动。她在会上又说开了：“歌曲是让人听的，如果人家不爱听，内容再好、曲调再好又有什么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杆秤的。离开了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不搞大众化、只搞小众化，就是出了方向性差错，就是孤家寡人、自我欣赏、钻牛角尖、穷途末路、难以自拔！在音乐厅里，我听到的不只是掌声，而且是一颗颗火热的心的跳动！”

过了一阵子，音乐工作者开会，谈到歌曲演唱中的不健康的倾向和群众的趣味都需要疏导，欣赏水平需要提高。她便举出了那一次她唱歌无人鼓掌作为例子，她宣称：“我顶住了！我顶住了！我顶住了！”

过了一阵子，音乐工作者又开会，谈到受欢迎的群众歌曲还是创作、演唱得太少。她又举出了她另一次唱歌掌声如雷的例子，宣称：“我早就意识到了！我早就意识到了！我早就意识到了！”

手

太忙。友谊也就成了奢侈。一位没有忘干净名字的小学时同学，想谈谈：吃着烤白薯走过的胡同，老师的绰号，爱撅嘴的同桌女生。一位老同事，结婚时吃了许多脆枣，值夜班时六轮手枪走了火……叙旧就像什锦火锅，好吃，需要吃得起。他推辞掉了。等离休以后，他一定天天吃什锦，喝着董郎一类酒怀旧。冲这一点，也得废除终身制。

但是秘书还是要他接见了她。她老伴十天前死了。死者是无官无名无足轻重的角色，是他的下属的下属的下属。但是死了，重要了最后一回。而且女同志说，有重要的话，面谈。

女同志含泪给他鞠了一个深躬。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差不多都白了，喘气挺重。他吃了一惊。年轻时候，他们这一辈人对领导倒是衷心拥戴尊敬。轮到他当领导了，他更习惯的是被抱怨——如果不是嘲笑和没完没了的纠缠。

“谢谢您！谢谢您！”女同志用嘶哑的嗓音（准是哭哑了的）说，“我丈夫最后的时刻还送到了您。”

什么？说到我？怎么会说到我？吓了一跳。死人的事是很麻烦的。不开追悼会就更麻烦。要停尸谈判。讣文上要加更好的形容词。党龄要往早里算。不光彩的一切要往没里平反。还要解决亲属的城市户口。通往火化的道路坎坷崎岖。

女同志含泪而又不无欣慰地继续讲下去：“我丈夫说，他一事无成，他微不足道。但您关心他，您关心了他。您是唯一关心了他的领导。现在您的职位和声望更加显赫了，而他得到了您的关心。您使一个小人物临终时感到了温暖。谢谢您！死者感谢您，九泉含笑。后死者也感谢您……对不起，我耽误了您的时间，再见！告辞了……”

请留步！这是怎么回事！素昧平生，毫无印象，却奉献了跨越“两岸”的感激之情……无功受谢……但是，怎么办呢？对一个服丧的未亡人说，不，我根本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的丈夫，你的感谢像是在发昏，没有什么值得温暖和感激的……

“这个这个，”他说，“请保重，请节哀。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他们做的……请留下地址和姓名……”他看到了女同志眼里的泪花，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五天以后，随着汽车驶过一个坑洼时的大颠簸，他想起来了。两年前，他担任厅长的时候，去省委开会，随着一个颠簸，车抛锚了。司机说，要半个小时才能叫另一辆车来。他没有法子，便走入附近的一个居民楼。恰好他的身患不治之症的一位下属的下属住在这所楼里。他去看望了他。他看到一个苍白的蓬首垢面的病人，因他的到来而现出笑容。他永远忘不了病人从被子下面伸出的细瘦枯黄带汗的手。那手握他的时候，竟比他的健

康高贵的手有力得多。回家后为洗手打了三遍香皂。他没有说是因为车的引擎出了毛病。他没想到这个病人又活了那么长时间。

他不知道应该自责还是自慰。需要一种古板的诚实、冒着刺伤善良者的危险，退回他不配得到的感激？还是就这样接受一个人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刻骨铭心的感情？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觉得掌心发热，确实有许多待援的手伸向了他。

讲 演 术

有一个崇尚讲演的国度。每年国王亲自主持讲演比赛，获胜的立即封为知府道台官员，发给住房13间和金发美女一个，做妻做妾，转租转卖，一应不问。

这样，这个国家的讲演就特别发达。一个个声若洪钟，舌如巧簧，论则高屋建瓴，辩则刺刀见红，颂则日月齐辉，斥则风云变色，哀则惨云愁雾，喜则牛欢蛇舞，气象万千，无所不至其极。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氏曾亲率铁十字军伐入此国，见此国无衣无食，无舟无车，无枪无炮，但有滔滔讲演之声不绝于耳，希魔大惊，下令三军后撤400公里。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此国形象更加别致辉煌，唯国王渐老，体力日衰。一日午饭后，陛下坐在躺椅上读译成该国语言的《文学自由谈》，心旷神怡，不知不觉睡去。醒来后得了中风之症，半身偏瘫，十指麻木。王后正宫便从历届讲演获胜的学子中选出五名最优者，请他们向国王单独发表医疗演说——这个国家的惯例是碰到难题（包括水旱灾、交通事故、传染病等）便请人发表演说，对症下药，常奏奇效。

第一号演讲者说国王之功德超天盖地，国王之辛劳胜母似父，国王之病实非病，而系上帝恩宠，是上帝请国王小有调息。不久将生龙活虎，二次青春，驰骋沙场，制天下于股掌之中。国王听后甚悦，示意他退到一旁，等待领赏。

二号前来，痛斥一号佞说，指出狐媚误国，不仅内宫。病为细菌之作用，邪祟之侵袭，陛下元气受损，不可大意。应请柏林外科大夫与峨嵋道士会诊，东西文化冲撞互补，开刀手术捉妖画符，盘尼西林，银针刺耳，

志在有为，沉疴方能化险，人神自可共庆。国王听得恳切，前额微汗，不免首肯，挥手令其退下，等待领赏。

三号系一大头小儿，头戴博士帽，身穿元帅服，背着手走到国王面前，用食指指着国王的鼻子，不屑地说道：“讲演就是放屁！听讲演就是听屁！奖赏讲演者就是奖赏屁篓！依愚高见，干脆把一号二号以及我本人全枪毙！”

国王听着别致，颇有刺激，小腹咕咕，果然放出一记恶毒瓦斯，便觉清爽了不少。龙心大悦，令此聪慧小儿退下，等待奖赏。

四号出场，满口鸟语龙吟，犬吠马嘶，虫鸣蛙叫，没有一个字能被国王听懂，国王由疑惑而崇敬，由崇敬而畏惧，由畏惧而五体投地。心想吾国有此仙人怪杰，朕愿足矣，何愁鸟兽不治？令其退下等赏。

五号出场，头戴钢盔，脸披橡皮，身穿坦克服，出场后一声不吭，一个手势动作没有，俨如死木桩然。国王初则急躁，继而愤怒，欲治其欺君之罪。终而领悟：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不言者，至言也。不言而言，无为而治，匪医而愈，吉兆也乎？令其退下待奖。

五名讲演家退下，国王犯了犹豫，一号忠直正统，二号直面人生，三号现代意识，四号勇敢开拓，五号深刻玄秘。该奖哪个呢？难分轩輊。奖金为黄金百两，每人发20%即20两可也。住房13间，每人两间剩下三间作练嘴功房亦可说得过去。唯金发美女仅一名，分给谁也摆不平，留下不安定因素。且此国礼义传统，最重居室做爱之伦，给谁好呢？

急出一身大汗。果然，国王从此病好了。于是朝野同庆，放假三天。到了第四天，陛下举行御前会议，讨论美女归属。众良臣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或曰令美女自择。或曰否，败坏风俗之多米诺骨牌反应固不可不察也。或曰此女该杀。或曰否，何可出此下策？或曰抓阄，从天意。或曰否，“天”早已下放权力给人间了啊！

争执不下，请教神州作家河北王氏。王氏笑曰：何不将此疑难移交《口袋小说》杂志读者公决？陛下称善。《口袋小说》创办人天津卫冯君曰：“这不有眼儿了嘛，您老！”

他 来

他来了，她走了。他走了，她来了。

真的？

山坡上留下了深的与浅的、大的与小的、重合的与分离的脚印。

留下了笑声、叫声、答声、叹声。听见的与没有听见的。听着的和没有听着的。回响与没有回响。留下了那一年的身影，在那一年光照下面。

留下了一首歌，他们终于一起唱了。一首鲜红的、嫩绿的、海一样蓝的歌。如遍野的山花的歌。如山风呼啸的歌。如山雨后的青草。

一首刚刚开始唱的歌。

突然的狂风。大雪，冻结。脚印吹去了，身影散乱了。歌声凝固如冰冷的石头。他不知道她了。她不知道他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她。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他。也许她和他的相遇本来只是幻梦。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模仿。只是少年的傻气。只是旧书的被翻破的纸页的霉潮。只是自我安慰的本能的创造物。只是一个过了时的其实是人人都有的温暖而又残酷的故事。

只有生活。只有旋转。只有必须有的油盐酱醋的瓶罐。阿斯匹林。出路、进站、检票。一米七全民所有。叫通总机没叫通分机，也得付四分钱。

当大雪飘飘如花，她也许常常出现在昔日的山坡上。沙沙声响，她捧起洁白的雪花，寻找和辨认，用白雪填充青春的黑洞。用雪花装点无花的原野。分明已经丢失了往日的面影。她仍然固执，她仍然凝视这黑洞的深层。她等待，她渴望，望眼欲穿。她终于看到冰雪开始消融，山径侧边萌芽了绿，水流发出了永远的笑声，卵石洁净，坚硬如玉。

下次就会有他。

她来了，他没来。她走了，他来了。他已经是长者，辛勤、持重而又欢乐。他做了许多小鸟，每个鸟儿唱着一首欢乐的歌、探寻的歌。天空。

你在哪里？可是果然？

我曾有过誓言，我曾有过约许。我曾蓦然心动，我的心曾经充盈了那么多春的丰满。我曾经那样地感谢过你，虽然爬山的时候腿已经吃不住劲儿，虽然他感到那令人僵直的风寒。哪怕是一跛一拐，他终于来了。是这

里么？是这里么？这时雾气弥漫，古树参天，鹰翅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枯草落叶堆积如山。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他的归宿。他走不动了。

他垂下了头。总有这样的期限。虽然还想多放一点鸟儿。还想多栽一点葡萄。还想多登几座山峰。苍松之上是雪冠，雪冠之上是蓝天、是太阳。在蓝天之上、太阳之上又是什么呢？

然而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降生时候的愤怒的呼喊，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帆桅已经折断。

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愚傻，苦，强烈浓聚，值得。

多么芳香，多么温煦，是一声响亮的哨子，是她的絮语。是轻声的呼唤。是荡着的摇篮。是春水里的蝌蚪、小鱼。

雪，雪，到处是弥漫的雪的雾，他已经睁不开眼，他奋起抖落自己脸上眉上头上衣上的雾状的雪，他终于依稀看见那块灿烂如火的冰石了，那就是他当年的歌儿。他冲向那歌曲，那诗，那声调，那永远的快乐的旋律。是他自己寻找到的路。气温又降低了，他知道，他不能有一刻松懈，不能有一刻停止。他向前冲，他挥舞着自己如挥舞青龙偃月大刀。他后悔自己没有带火把来。但又笑，哪有那么多预见，哪有那么多谋略，哪有那么多运筹学与优选法？他苦苦地活到了六十多岁，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翻转和跌落。他终于抱住那冰石了，把冰石放在自己的胸前。他的胸如火焰。

歌声。歌声融化了。歌声重又飘扬，歌声重又充满自由温柔的震颤。一样的骄傲，一样的响彻云霄，一样的仰起的头颅。

他又唱起来了，他要唱到最后。

冰雪轰然坍落，天空蓝得耀眼，他听得一声“啊——”的呼喊。

他的举动惊扰了她的忆念。泉水清澈如玉。她看着自己的倒影，看得见每一根白发。已经比那一年的母亲还要老了么？就像垂柳和冰川。然而在底层呢？她往深处看时分明看见了当日的身影，如放大的照片，是真正的全景，原来在一座山上，在寻找同一个生命。

然而正在她极度兴奋的时候，冰石释放出来的久远的歌扰乱了清泉。水波四溅，水纹如皱，倒影分解破碎幻灭，一切都在模糊离去。

他听到了“啊——”一声呼喊，他流出了热泪，他不顾这一切的究竟，他要沿着这呼唤。

窗外是平静的海面，蓝天如许。

冰 心

落 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20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推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了。她也因为久已没有了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190元，奖金另算。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